

白
蘇
齋
類
集

白蘇齋類集卷之九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叅校

中道

序類

叙守考績序

蜀郡以文學顯自文翁始而盛于司馬長卿文翁少
好學通春秋為蜀郡守第僅能選郡縣小吏受業博
士化蠶業為文雅之鄉耳長卿為中郎將建節往使
便畧定西夷稍拓其詞賦之才而用之武矣然今讀

其喻蜀諸篇抑何其哮嚙不實也。夫二子竟不能舍
經生之筏而見其奇。解詞賦之筏而著折衝功也。豈
才則畫之華實相掩。文武不相用。譬則驅車於水。操
舟於陸。能有濟乎。否耶。八閩以文學稱於海內。而唐
大夫用茲起家。遽經術而嫻于文章。幾與文翁長卿
鴈行。今繇張富順原裕而言觀之。大夫豈稍稍著文
學之用。如文翁長卿也歟。公摩拊小民。如慈母之哺
嬰孺。守皖時以高第著聲。守叙亦然。往歲建越臆。乃
諸首為蜀梗。餽餉不乏。於時大夫功稱寡。天子嘉

其績。晉秩三品。今又以治功報家。將恩延上世矣。夫
蕭鄴侯。非漢廷第一功哉。詰其繇。則轉漕關中。給食
不乏而已。未嘗一日血戰。矢石聞。廣尺寸之土。而漢
高一。且抑諸將。而踞何功。其右大夫。雖守一方。要之
其給食等。今而後。朝廷所謂報大夫功。當不止晉
秩加恩上世已也。方今狂虜跳梁。仰屋宵旰。薦才之
疏。輒上報。而猶苦不給金錢。纍纍載而之邊。而戰
士之枕戈呻吟者。尚相藉也。則今朝廷用才。豈有急
于轉餉者耶。不佞居嘗嘆人中勞薪。亦至邊士極耳。

刁斗鋒鏑之間。茹苦萬狀。而猶然不得致一飽。何以
激戰士心也。故今日制虜之策。宜莫先於飽戰士。而
飽戰士於今日。則尤難之難者。夫何故。東南之間。歲
比不登。糶腹以供咽喉之急。當事者將益飛輓以飽
邊士。則民病損。飛輓以便閭閻。則士卒病。非有循良
兼輶鈴如唐大夫者。安能兩利也。語曰。不習為吏。視
已成事。餽饋要領。業試之巴蜀矣。夫豈其不宜于西
北。且也。唐大夫治郡甫期年。晉秩矣。廟堂之上。不可
謂不知大夫。亦惟是叙民之慈。毋未忍。一旦遽奪。當

守所以憐叙民者良厚。乃今當亟去之時。而又會大
夫報政之日。叙民即何能久。借大夫哉。計朝廷所謂
用大夫者。當益要。而大夫所以自效者。必且超轉餉
之功。而上之不獨賢于父翁長鄉已矣。

李母壽序

李先生之于不佞。忘年友也。先生將解組歸也。則不
佞謂之曰。公青鬢長寸。甫發軔乎治郡。而柰何遽窳
猿鶴哉。李先生曰。吾歸自為吾母耳。不佞又曰。夫郡
齋不足舞斑。襮耶。饒江豈無鯉耶。而何以歸為。曰。吾

母每飢輒念吾兄姊何能為我淹也吾又以大義勸
李先生大都謂致身之於竭力也等耳柰何為一節
之士而先生殊不顧不佞度不能強則竊計李先生
行李惟有琴鶴無恙安能薪琴燔鶴以飽太夫人而
李先生則益掀髯自得吾有種秫田數頃何慮甘饑
且吾歸而採白湖之毛絕勝皖江鯉矣不佞益嘆李
先生賢哉昔毛義動色於捧檄先生快意於解組雖
進退不倫其致一也不佞雅聞李太夫人素癯而今
者得起居狀于吾姊氏貌加腴而神愈增予昔則李

先生致之也。夫李先生所繇致母壽者何也？竭履聚
甘醴，朝夕備。兄若弟跪而觴膝下。太夫人何不樂也？
故壽寧遺二千石之榮，不以遠離庭闈，苦太夫人。太
夫人何不樂也？故壽。李先生郎奕鳩時，所活三木，拊
楊間人甚夥。而安慶之人，餓骨立者，相枕也。則李先
生實肉之。彼匪木匪石，忍不為太夫人額手向天乞
年耶？則太夫人又宜壽。雖然，李先生未老遺世，稜稜
有仙骨焉。子瞻所云，若不富貴，必當得道者也。昔張
魏公尚能助教其母，夫人計氏徹證，而况乎具豪傑

之資修不朽之業高卧泉石之間可以坐進此道若
李先生也者吾固知太夫人者不必殮霞飲液而自
備然出稷衮之外直揖金母乎瑤池偕樊魏兩夫人
拍肩而遨羅郁而下不論也斯又何論乎百年此孟
浪之言俗士之所笑而李先生之所獨契者太夫人
今且七袞不佞遂取此言賀矣。

鄰翁壽序

不佞童時見翁于外大父所翁蓋踰六袞矣而秀眉
丹顏有孺子之色又十年不佞為邑庠生會舉鄉飲

酒禮不佞同三五青衿歌鹿茸于堂下于時裛然感
衣冠而坐者非翁耶而何以秀眉丹顏宛如不佞童
時所見也則業已心異之而至于今又十有五年蓋
不佞童時所見邑中景物多異矣狹提者感年矣感
年者二毛矣即不佞亦且從少得壯而翁秀眉丹顏
頽不殊恒時聞之翁孫伯賢者曰大父不出戶數年
而神炯然而氣充然而步履趨然飲噉益雄也嘻大
異哉八十翁何以能爾乎或者意翁善服餌丹藥所
致而翁固未嘗交方外士無所得殮露飲液術也又

或意翁有異骨如所稱綠筋玄山者而翁又不然則
竟何術致焉求其所繇致此者而不得則相與異之
且望之曰翁耳九袞且百齡夫九袞百齡乃翁所饒
然而不足為翁多也翁蓋有真壽者存何為真壽非
耄非耄非期非頽非松喬非冥靈嬰孺所具白首或
未知今夫嬰孺髮鬢而膚澤迨其老也鬢者化素澤
者化瘁而此嬰孺能飲能噉能動能止能啼能笑能
默能語之知自童至老不衰不移鬢髮可素此知不
素膚澤可瘁此知不瘁知此知之原者可以一瞬天

地而蜉蝣乎今古是之謂真壽松喬昧之故與殤等
冥靈昧之故與槿等乃翁却掃趺坐久矣却掃久必
能息諸塵緣息緣則靜靜則虛虛則通通則智生智
生則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其知無涯無涯之
知是為大年九袞百齡一展辭頃何足論也抑不佞
聞之智弗具者萬行奚源矣行不備者一智奚托矣
故單輪不運孤掌不鳴而獨翼不蜚故行也者載智
而運合智而鳴副智而蜚者也自吾邑有翁而寔人
多以飽寒者或以溫行者不苦無梁而賢人之祠不

不患漫則公之行也為貴公子而有以自下遺榮以
安一壑之內其所衣食不及中人則公之行也訓子
若孫多長者之行則皆公之行也士行幾備矣行備
故意無闕意無闕故智速具智速具故知無涯知無
涯故得大年得大年故得真壽得真壽者方且超于
支干之初方且遊于無障礙之野方且寢處于不離
之園故可縮百年為一時可演一時為百年其使眉
秀而丹顏者其餘也故曰所以立命而或者猶然索
翁于形骸之中被裘之內誇修齡于一曠之間不亦

遠夫于是邑長者聞不佞言而善之曰子之論在形色外即吾儕將藉以求真壽焉曷書以壽鄒翁庶幾鄒翁益勉其所為大年者

江陵涂使君任黃岡序

不佞聞向章薦紳津津乎談涂使君不置口無何補蕪陽蕪陽者楚巖邑不佞有先人之菽廬在我諸父昆弟實稱編齒不佞聞之而喜無幾何而以治行移江陵不佞抑又喜江陵距吾邑僅一舍豈其無豈弟之餘以波及我甫餘二禩而侯又之齊安矣侯且行

鄉里父老趾不_二及_一闕闕者纍纍至衢塞相藉以行畊
者負耜貿者弛擔狂走無次攀侯車而號侯竟去我
侯何去我車為柢不得發而不佞于時以役竣歸相
值也訊父老良善使君何以煦噢爾輩今爾闕闕若
子去父如此父老趨而前使者胡不聞日者女魃為
災吾邑稱劇然吾儕銜食而不虞蝕也班荆休居而
不虞勞七尺之麻晝扃而不虞追呼夜啓而不虞盜
宥子據梧晤咿而不虞困公門數武邈若河山歲時
伏臘醉飽徵逐若稚子寧憂饑也吾儕即小人亦安

能飲水而忘源蓋我使君之異政多矣里有長河則
為亟裁之矣買粟而食時人不操釜而飽矣黠有刑
矣稅有期矣胥黠爾足而不能闕兩造之口矣里猶
閭民橐若其困廩今視猶燠金矣唯是江有水畦有
匪以充使君庖餘無庸矣仁乎使君今竟去我我柰
何不悲不佞聞其言而感焉夫龍門傳循吏豈不稱
公孫僑迺其初尚來與人之誦至於文翁次公輩吏
民愛敬蓋待十餘禩後至于長子孫乃可致也而涂
侯為慈谿其士民若嬰孺于慈母未幾而蘄陽又未

幾而江陵而戴之愈甚乃今齊安鄰斷民信之矣惠
尤易洽者是何其效之捷乎豈古循良所難而涂侯
獨易也或曰涂侯蓋講于性命之學者若是則奚詫
其易蓋昔者文翁次公輩其才智非不魁然然本地
未晰也猶猶焉朝課而暮拊操其粗而欲精入于人
心夫安得不難侯精徹乎性命而用其土苴及一邑
屈伸辭間收循良之效理有固然奚詫其易矣于是
敕邑方侯暨諸公屬不佞一言以贈侯行不佞謹次
前語以復乃侯兩繇移齊安則他贈言備矣不佞得

畧云

葛醫序

僕年十餘歲時善葛君二十一二犯霜露幾不起服
君藥得生僕自是不能忘葛君丙戌携之遊都門既
讀書館中日與葛君相對劇談相樂也計故人新禪
寇君豈誣生丘壑想耶比歲暮則竟思歸矣曰吾汎
乎不繫之舟儵然而來耳然每寒暑之夜聞馬蹄颯
沓問之則紫瀾客也夫玄髻易霜歲月長缺乃驅使
沓沫之身于石火電光之頃者安在樂也且如僕生

而習軒岐之業讀玉機之書此自里中兩睹似未嘗
不立効也立効而人或吾功或不吾功四十年而僅
不奪糈而已矣則詎非命與伯修君吾夜夢吾匡山
之廬白石清泉濺濺有聲翠竹檀藥醒然在目吾能
不思歸乎婚嫁果畢五嶽終遊君無留我燕市當訪
我浮羅耳予知其不可留也曰吾家有車臺湖者山
水足以娛老吾不日拂衣當為湖上草堂以居居士
入山雖清寂恒苦衣食于老人不宜匡山羅浮皆未
可也請思之

唐醫序

唐生入楚中即止余里車臺湖上湖上山水清絕唐
生結茅為室讀諸方書其中故其醫獨精吾族數百
家聚村內如唐生之南阮則北阮已為繼其門都不
得他往矣唐生為人短小精悍髯如戟雅善滑稽而
于理無不曉談空唐生則談空談玄唐生則談玄談
米鹽唐生則談米鹽人人為唐生已暱吾族諸伯升
兄弟多富人好酣飲狂歌呼五白擲六赤為歡笑非
唐生則不暢予自都門回諸伯升兄弟相聚為樂必

邀唐生每會即悵然不能捨去諸伯殊兄弟道唐生
活人事多奇予為驚喜然唐生近有四方之志欲遍
遊五嶽明年復欲從我都門甚善甚善四方之活于
唐生者又當不可數第今諸伯殊兄弟一歲不樂矣
唐生乞居士言居士遂信手書之

願使君考績序

不佞客歲使楚過趙衛之間聞田間桔槔聲達旦柯
葉萎而田疇龜也竊蒿目嘆曰吾郡得無類是乎蓋
之楚而景物差昧矣之吾郡則愈昧每見野老班荆

而嬉市人酒食相徵連童稚飽食行歌于途荆扉夜
啓扉無犬聲則疑吾郡未嘗受暵若水而造物者獨
私吾郡人及歸訊邑父老則造物者故未嘗獨私吾
郡人也歲比不雨猶之乎他省而水患猶甚丁亥江
濤鬻城舍如蛟室則眈澮可知夫陽侯女魃一之為
甚乃今並起而毒我民我民之立當槁者惟百而幸
不就槁且樂生如稔歲伊誰為之夫造物之柄人或
移之則觀察願使君力也自使君捐贖錢而甯人起
均門後而屢市貼席卧飭兵戎而綠林遁跡寧餓死

而不敬攫金修江隄而沿水戕然山立西蜀雪消勢
若建瓴而不為害諸所興除甚夥一一中民利病民
柰何不樂生而區區水旱安能為災也不佞居嘗謂
恒時禾黍穰穰一温然長者兀坐而涖之可立使民
塗歌卷舞若乃丁饑年臨疇民楮楮用力尚慮不斲
而乃安然甦蔬色之人收稔歲之效自匪温良兼乎
卓犖鮮克辦矣使君寬然君子而行能超超令邑倅
郡俱著異政青天明月之謠至今在人口類可謂華
實並修而誠與才兼資吾郡化歎而豐易瘁而斃又

何怪焉我民方且飲德含潤謂可長有使君而使君
已及報政之期矣勞苦而功高旦夕且腐顯擢我民
即欲不去膝下烏可得已或者當守幸哀憐荆民即
不次之擢猶仍楚甸則我民之飲德含潤當未艾今
以後我士民日夜額手籲天曰庶幾以公福荆人萬
吻偕饗若螟蟥然則尚冀萬一得兩欲哉于時郡大
夫涂公而下徵不佞一言賀公不佞荆民也敢卑述
荆民之情以附竹馬兒歌謠之後

壽封公龍川鄧公七袞序

不佞曩讀吳明卿先生所為鄣太史兄弟連辟序而
知太史有翁龍川公云已聞里中一二薦紳稱龍川
翁幾七十矣而健鉛背而丹輔玉光紫氣隱隱眉宇
間時涎社中浮白滿引豪吟即壯者色奪陟絕巘屏
鳩杖不御賈勇趨趨若飛諸少年竭屨弗及是殆將
百歲未央乎不佞竊疑焉疑翁殆稟綠筋玄山諸殊
相非復凡骨又翁居近鶴樓多僊人或得涎赤斧山
圖葦椽扶桑椹金華芝餌之以却老駐顏乎然竟未
曙公所錄老而彌健者而頃之不佞用中秘後進習

次公太史明龍每篝燈劇談太史娓娓及翁事也曰
予大人以經術教家諭祀祀士洗然速肖而會流賊
薄城令將遁匿大人正色宣言大夫柰何愛頭願營
甕鼠竄令賊恣意魚肉我士民耶按劍誓衆設方畧
城守賊驚鳥獸散今祀士民猶加額讚鄙公甦我大
人雖性冲夷乎然不能遽戚事長吏以故令舒城治
行軍灼法當殊擢而僅移刺趙刺趙又坐與長吏議
獄強項不屈拂襃歸矣歸而枕漢濱築數椽花竹環
匝接罹劫恰盤薄其中縱觀壺眇莊曇氏言不為已

有時操長鏡課釀秫或買蜻蜒垂綸倦則隱囊匡坐
調息嗒然已耳不佞乃正襟起曰嗟乎吾往疑翁所
以老而彌健者乃今得之昔晉人戴東督而歌曰我
黍以育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翁起把人骨而肉
之何論黍稷而所准士民去翁如失慈嫗迨今有不
同聲祝長生若蜩蟬者且不見舟乎可五石者而載
十則溢可千石者而載十其運若夏屋其止若陵更
益之百而蝕水僅咫也不盡其用乃有餘用以翁現
偉才而老刺史比于用千未竟一造物者業百禧以

益翁蓋恢恢乎弗盈也今復徐徐于子娛心鬯意釋
煩指慮而時跼蹐神清虛翁之壽也固宜且不佞
誦君文吞岫巖而絡洞庭雷連颺馳非久勤成一家
言君將采天地精英取無涯之知結為大年以永翁
齡也是奚翅百年哉太史于是起謝曰子稱引良辯
令我大人聞之將輟然符善為子造一觴乎居無何
都諫常君心吾來言鄙君月之某日寔維七袞徵子
一言也以壽願小子趑趑何能秋毫重翁無已則向
所稱引太史前者或可述以觴翁也遂紀焉

易大孺人八十壽序

吾同郡宦遊都門者僅數人而廷尉易子易齒宦長其寡少者為不佞然子易母孺人尚健飯而其年已八十矣藉令家孺人在者纔五十餘耳不佞安得不羨子易微獨不佞也同郡諸君之母亦多不遠養者而子易母遠養諸君母即遠養多不在官邸而子易母獨在官邸抑又難矣于是同郡諸君子爭艷談之且詫孺人所以致壽之多或曰適也孺人春秋彌高而意加適適則神全神全則榮衛安和而血氣無結

韜之慮或曰吾聞老人多愁而孺人轉適何哉曰以子貴也其居平尤能裂織不厭劬勞者徒欲其子致通顯以庶幾一旦恩綸之賁今遂矣譬樹果者享其實摘噉之際得無快乎或曰非然也以子賢也嚴次卿潘孟陽諸公豈不通顯而其貴祇足重母氏慮至如楚萊子莞葭為墻蓬蒿為室賤矣當其兒啼庭下時其父母寧不舉觴相屬輟然稱快則適親之不在貴明甚子易賢者能罄心畢力以娛其母居嘗市甘饑啗母市鮮華衣衣母其委曲娛親不減楚萊子乎

而貴過之矣不佞聞而嘆曰斯言是也雖然未曙乎
孺人之心也子易蓋亟謂我言初奉母入都門時親
知慮孺人春秋高不宜遠涉孺人笑曰我豈遽衰哉
我聞廷尉天下平我所以往欲觀孺子所以為耳乃子
易竟能長跼受教慈祥哀矜遑遑服念為囚求生民
以不寃母柰何不安其食羨其服適其適哉蓋昔者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不疑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
食言語異他時而鄭母崔坐閣內聽其子裁決當理

則悅不可則引床下責愧之自古賢母知大義能就
其子名大率如子易母矣子易今者又受命讞獄渙
黔矣渙黔之地遠且雜夷雜夷則民多黷悍易櫻刑
網而地遠則冤抑之引領望伸者不翅火中之思寒
泉子易奉宣上恩所至多所平反枯拳獲解圍狴一
清如蠲羅釋網魚鳥泳飛泉灑露滋而枯槁鮮妍其
為陰德可勝道乎昔之治獄多陰德者其效至于興
子孫夫福及其所生而福及其所自生又何疑焉是
以刑得其平號曰祥刑書不云乎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故祥于國則長國祥于家則長親理有固然
其無足異今子易能敬由獄大之以培國家之元和
而其緒餘以壽母即臣道子道具是矣茲行也適值
孺人設悅之辰子易於是披服仁慈以為禱霈潤宣
澤以為觴以氣矜為祈祝以平反為芝朮子易之壽
親不亦大乎茲又不佞之所重羨子易者也于是同
郡諸君子猥有取不佞之言遂書以賀孺人孺人聞
不佞祥刑之語當又加適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纂核

序類

戶部侍郎王見峰七表序

見峰王公司理吾郡時不佞生甫四齡耳又十有六年而不佞舉于鄉猶憶歌鹿之次日全藩士進大中丞戴門下入而再拜起侍兩楹不佞從旁窺中丞公風貌稜稜顧盼雄毅鬚鬢面澤可三十許歲人及出

而同郡二三子相告此我輩兒時所見王司理者也
不佞驚詫歲月久矣而丰儀若此乎蓋又十有六年
而不佞得晤公仲子太僕君乃知公容髯履啗不異
開府楚中時夫自公司理以至于今幾四十年不佞
于其間孩而壯壯而弱弱而壯壯而老老而遷二
毛且逼之矣而公獨無改予疇昔豈非異人乎太僕
公又為余言公往夢一仙羽衣而短授公丹訣旦日
出訪友人其驛懸軸大肖而歸里之明年命工鑄故
開府時所有銅拳鑄為器食頃治人失聲驚走公就

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有
壑有鸞鶴壽星中踞羣真環列循其巔則金母坐而
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靈指趾肖生
雖雕鏤不能及此尤絕幻怪不可解或曰王公本抱
仙骨故感異徵耳余謂不然列仙傳中旌陽竄顯當
其擇日具壇拜伏湛母受丹訣時宜有幽森竒秘之
論乃當時所為慙慙付囑不過娓娓闡明孝道已耳
及考旌陽積功行去惟去貪除煩勸率邑民無絕詭
者則王公之所繇能駐丹顏感異徵者可推已初王

公為司理時奉太泚人往太泚人呼公前曰理官操三尺閔生命續斷孺子戒之公聽受教公每有所全活則太泚人為加餐以故公精思為因求一生罇至廢眠食曰吾藉手平反加膝下餐飯也無何給事省中太泚人時舉忠厚正直為訓公每起草輒思及親語後晉鴻臚久不調當晉開府又數遜僚友久之乃出梅湖廣入佐計部考績公父母俱荷恩綸乃慨然嘆曰吾今庶幾能榮親矣然久宦離膝下安親謂何遂拂衣東歸日侍太夫人且聞公定省之暇輒闔扉

跌坐一小閣閣僅容膝而冬夏不易豈其垂簾辟觀
耶其為旌陽與否未可知然觀公之孝行篤至而又
多壯一之緣吾疑其必有合也公今年正七袞而太
僕君徵及燕文侑觴遂持此說為公壽蓋說壽固莫
辯于仙矣

通州刺史吳淮浦考績序

刺史于古為諸侯唐制不廢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
至宋猶分命朝臣出典州郡蓋其重也今刺史名領
數縣然催科簿書與縣令所治固不甚異其上為郡

太守為藩臬諸大夫左維辟右桎足俛首罷拜之不
暇而刺史之體始輕通雖稱州然無藩臬諸大夫連
制其上而儼然稱上官者獨府耳府又大京兆號列
卿則刺史所應俯首罷拜之人蓋鮮矣故他州之體
輕而通猶然重也雖然他州距都門遠者無慮萬里
其操履辦治或可飭可嚴而通去輦轂下為里僅四
十即畿輔州邑無近于此者衆目灼而曾耳聽如百
千燈重重照映形貌色象其將焉道是刺史之難莫
通難也青門之輪蹄叢此而後徹四方之舟車集此

而後入往來相錯如織矣官斯地者整躬于陸又將
戒徒于水飭厨于東又將授餐于西即每飯意馳于
鄙外而枕席之間夢境猶雜乎手板耳是刺史之勞
莫通勞也夫至難且勞其勢宜不能精于民事乃吳
君顧獨精于民事豈其才諳知慮果有殊絕儔伍者
乎非也人莫不有才諳亦復不乏知慮所用錄耳不
善用者以其才諳專工送迎以其知慮單防譏毀故
才諳與知慮不得不耗竭耗竭則不得不賂于民事
乃善用者不然送迎有定禮毀譽有定數約之于禮

委之于數其心常暇其神常適則其才諧知慮不得
不有餘有餘則雖欲不專用諸民事胡可得哉今吳
君處耳目森列之地有毀譽足以耗知當水陸畢會
之鄉有送迎足以耗才而于民事甚辦稽所興除悉
當利害洪細畢舉訟理政平恬然若刺閒僻之州而
無纖微倥偬凌遽之態倘不佞所謂善用其才諧知
慮者耶夫州邑莫重畿服而通為運道之咽喉尤重
之重者程功隲勞誰先通刺史哉吳君第勉俟之

賀邑鄒太孺人節壽序

鄉自莊簡公出為名臣姓始大公為人寬厚深沉無
峭厲刻薄之氣其子孫三傳益蕃先輩規範于今不
廢皆褒衣緩步譚詩說禮以邑他姓視之真如烏衣
巷之王謝矣而其流風餘教又有不盡傳于男子而
實能行之于閨閣者則公曾孫金吾君母太安人是
也太安人名家子少為大姓冢婦上事尊章謹司管
簫相夫子佐焚膏人家兄弟多至十餘人易爭妯娌
為尤少不協日軋軋如噪鴉而太安人處以含默溫
良故終無間言子季父嬖氏即太安人妹也瀆篤危

不省忌妬其婉孌畧同天約性生也金吾君早失怙
太安人守之形影相弔先世宦不富又孫子衆多祈
去家蓋落太安人辛苦持家政教兒成立為邑諸生
其得一第不偶遂以先蔭補黑衣之缺然金吾君慷
慨率直無覈名家子皆太安人教太安人先居官邸
年老厭京華乃歸金吾君亦歸念母氏老不欲出太
安人讓之曰爾世受朝廷恩澤比羽林孤兒不思盡
力侍衛積勤勞取功名以無隕家聲而乃絮絮作小
兒造且爾以我為老耶我燈下猶不廢續行不杖齒

猶能碎爆豆急治裝毋我慮金吾君乃強出今太安
人年將八十矣固善飪無恙也而金吾君病憊然曰
一官如塵耳即母不欲兒歸那得久住于是輟擲簪
冠垂程取道莫及稱觴之期予乃謂太安人壽蓋未
艾也夫其淳德厚行在已者豐而壯而孀居垂四十
年伶仃孤苦子雖為一官居散地清貧無厚祿以遠
親其得于天者大嗇夫桃李雖榮朝開暮落松柏屯
霜剝雪久而青青大安人經歷百苦豐其德而嗇其
報至此造物者將終不報耶豈以桃李之報報之耶

然則將何以報之哉壽也不百歲不止也予故曰未
艾也今予堂上有兩大家自少至長撫我育我視生
身不啻也年皆七八十餘即嚴親能致孝養而予兄
第三人皆留京邸不得日侍膝下見金吾君之斑斕
而南也真若仙游矣

送夾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吾邑自洪成以來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業者名
復不少獨風雅一門薰蕕未闢士自蒙學以至白首
篋中惟蓄經書一部煙薰指南淺說數帙而已其能

誦十科策幾段及程墨後場幾篇則已高視濶步自
誇曰與博而鄉里小兒憚之亦不翅楊子雲余為諸
生講業石浦一耆宿來見案頭攤左傳一冊驚問是
何書乃溷帖括中一日偶感興賦小詩題齋壁塾師
大罵爾欲學成七洲耶吾邑獨此人能詩人爭嫉之
因特舉為誠故通邑學者號詩女為外作外之也者
惡其妨正業也至于佛老諸經則共目為妖書而問
有一二求通其說者則詬之甚于盜賊此等陋俗盖
余廿年前所親見而今里中三尺小子所嗤者非兩

漢即六代無論舉義即尺蹄往來具有古意道德南
華以及竺典亦多涉獵揮塵授毫往往有致衣冠女
物殆斌斌等于三吳矣宗道兄弟三人游于都門得
與海內士大夫往還二三名流俱不以疑趨庸陋見
棄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為南平一
片黃茆白葦何得出爾三人蓋謬疑開闢蒸蕪自我
兄弟而不知黜化鎔鑄皆舅氏惟學先生力也先生
少從方伯公宦四方獨取異書秘文以歸歸借駕部
弟閉門讀誦駕部公得雋後先生誅荊城南蹄曰陽

春社一時後進入社講業者如沐不肖兄弟亦其人
也自有此社人始知程墨之外大有書帙科名之外
大有學問而先生又能操品藻權鼓舞諸士諸士窮
日夜力勾搜博覽以收名定價于先生以故數年之
間雅道大振家操靈蛇人握夜光尸而祝之當首先
生矣顧宗道輩得先生不龜手之藥先後見收而先
生不免于泮泮然則先生之適也遇不遇不足以槩
先生先生往年令嘉祥嘉祥之不文甚于吾邑聞其
邑士人近日頗知讀古書所為舉義漸有文采其他

陋俗名浸革易然先生治此土僅數月耳賢人所至
俄傾成化豈不異哉今太原為晉名封國經稱其士
人窮理學習辭章先生治之是為以造父駕騏驎風
化易成何止倍蓰予嘉祥况石室風谷近在封內實
仙人之窟宅區中之奧境樞字之暇攜其士人攝履
登臨論道講義幽巖絕壁墨瀋淋漓自今以往雅道
西矣

牟鎮樞序

予少時讀書石浦與韻五舅六舅讀書處隣牟子為

六舅內弟偕馮其墻可跳而越也每暇必裹墻而語
時牟子年甚少眉目踈秀出其文字亦了了意謂女
事庶幾可成也而牟子精悍饒膂力長鎗短兵拳撲
諸藝皆精其好武也甚文而其技名工于文蓋其以
武成名不雖然牟子時方學舉子業武非不備也自
後予由隱而仕陸沉金門幾二十年而牟子隨夾山
三舅來京師奔走沙塵中幾不可復識問之何業則
云儒不成去為掾史今來逐例轉考企得一官耳噫
牟子少時義氣豪放天下事雖不可知何至并一青

矜斬之甚矣升沉之不可測也因問之曰若舊日所學舉子業能憶否曰忘之矣若舊所習長鎗短兵之技在否曰是固在也予乃與夾山舅為之計曰夫掾史之途有限未可以騁高足也今天下多事以子拳勇何不藉明例賣武功爵積日累勞可由小校以至大帥其途無所限又用子之所長甚便且長刀大劍遠勝老頭巾手中毛錐子况刀筆乎寧為百夫長眩你一書生非虛語也牟子聞而沉吟積日乃決遂棄去掾史援例為衛鎮撫事畢且歸矣予復招而語之

曰夫成天下事以志耳昔馬伏波見飛鳶跼跼墮水
中便不能忘少游鄉里善人之言而况孱弱者乎天
下之畏事而憚去鄉井者毋如楚而荆之人為尤公
安去郡不遠予作秀才時見同事至荆赴考者入與
妻訣泣涕交流每一省試如使絕域出門即病乞不
須藥入門即愈人人皆然不獨書生故荆之人雖有
絕技終老田間何則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故也余吾
子既前志于立功名矣當急以剛刀割去兒女情態
擬則讀古兵法習所談技藝乘時赴會如鷲鳥之發

百步不留行或武科或戎行必期于成則天下事有
可望耳若直欲守墳墓騎款段使鄉里稱爲善人如
馬少游之言甚不可也牟子勉之

壽徐母沈夫人五袞序

國朝相業精明寬大推華亭徐文貞公其子孫懿傳
益繁鳴珂之聲相屬也而又皆賢不墮其家聲所謂
太山之壤實生松柏信矣乃其流風遺教浸于一門
雖內而綠窓青闥之彥其壹德婦行亦多可述者何
獨男子若文貞公子奉常仰齋公之貳今臺中司檢

賓夫之母沈夫人其一也夫人名家子歸奉常公時
嫡已故攝行室事是時文貞公方秉樞莞而奉常為
尚賓父子皆官京師家務務麗夫人辛苦持家政上
事尊章下相夫子咸得其歡心奉常公應簡命修萬
壽宮卯入酉出勞甚而夫人調飲食飭服御以伺之
故得無苦偶天寒冰結絕水工匠不得食夫人言于
奉常公曰何不即以雪置灰爐中化水乎如言果辦
其多智皆此類也夫人明慧而婉順絕不省妬忌奉
常公姬侍繁多夫人獨持以退讓即奉常公亦曰沈

氏其有厚享乎已而連生二子長賓夫賓夫生而育
于姬之無子者姬待之稍嚴夫人願獨喜曰藉以教
吾兒也賓夫既長所交游多名士每至輒治酒食為
歡嘗謂賓夫曰吾與兒約兒若攜狎客游治兒來者
吾門立捷若女士來吾典簪珥無所惜吾欲兒以素
絲近朱藍耳賓夫謹奉教賓夫少穎異既內佩慈訓
益勤學問叢為聲歌殊有韻致以不能束手為經生
言故有志未酬而就先蔭久之謁選當得奉常簿世
其父兄官而憶母氏言退處不競之地故僅得臺檢

賓夫居京師多長者游予以女酒之會見賓夫子黃
太史所見其溫女退讓不類貴介公子又出其詩示
予甚訝之久而知其為母夫人之教也則相與稱說
夫人賢其庶幾孟陶之間又數月而值夫人五十之
辰賓夫乃謂予曰吾無所以榮吾母者則惟明公一
言藉以佐觴予稔知其賢不復辭乃謂賓夫曰無論
夫人賢宜壽靜宜壽仁慈宜壽即所以教賓夫者至
矣而不食其報豈理也哉今賓夫之筮仕方始而夫
人之望百歲僅半猶行千里者之步武也自是賓夫

日貴夫人之壽日臻當崇隆之地輝耀先世而獻期
頤之觴其不卜可知乎若是則賓夫之貴與夫人之
壽皆未艾也予之言不止此也聊書其大都以為前
茅

賀陽曲金令君父母榮封序

區中之福曰壽曰貴曰有後然世未有兼得之者也
故鶴髮鮐背者多帶索茹艸之流紆金曳紫者多摧
蘭折玉之嘆至于軒冕耄耄貴且壽矣不必有子有
子不名賢蓋福為行果行為福因行有偏完故福有

勝劣若封公金翁之福則幾完矣翁早擅文藻屢試
高等餼廩東序垂及貢期一旦翻然曰吾父子修經
生業兒幸獲雋焚膏之勞止既酬矣柰何念一老博
士自苦帖括間乎遂謝青衿娉娉里閭每風晨月夕
徜徉泉石一觴一咏有古達士之致室有賢媛相莊
白首雖孟梁之媿德陶瞿之偕隱無以踰焉有子霜
鐔君奮身甲第筮仕花縣初宰太原治行卓犖臺使
以地不滿寸奏移汾陽太原士民如饑失乳閩邑兒
啼詣闕乞留仍治舊邑至己亥春聲稱益赫竟調陽

曲陽曲晉大邑也附省鄙繁劇萬狀而霜鐔君投錯
益銛在冗彌闕神明侔于浚儀禮讓等于雍丘以是
尸祝盈邑歌謠沸巷屢薦登刻遂膺恩綽封翁如子
官母為孺人翁以賢子貴伉儷偕壽其于區中之福
之幾完美或曰金翁之福蓋偶值耳如風墮花錦首
泥途豈有因乎余曰非也或曰金翁能畜養是以壽
能義方是以貴耳余又曰非也或曰金翁及孺人天
性慈悲食常蔬素即為祭養勢須肉食然晨覓夜鯉
亦第取備屠門而已有生以來未嘗身踐血氣之類

其壽且貴或因乎余乃嘆曰金翁之福端由此矣
蓋余每讀竺書所說禁戒甚多獨首殺業故世有持
不殺戒者壽其身昌其嗣若表隨景必符之理也今
夫胎郊濕化等一軀命人實胎族之一而日驅此四
族者于刀砧湯火中以甘其口蓋一歲之間怨懟何
止千萬其身之福安得不就銷損乎持戒殺者一生
所活當盈百千萬億不可稱量寧有百千萬億不可
稱量種種生命啣德感恩而不能資一身之福者故
于英以養鯉得仙劉守以放魚延算饒一雀而累世

三公濟羣蟻而立取上第由此推之活尺鱗全寸羽
俱得昧報無唐捐者况于終身持不殺戒所受福報
豈有量哉金翁伉儷偕壽復以子貴又何疑也余又
聞霜鐔君為宰視四封人等一子想答朴輕刑未嘗
妄施全活饑窶不可勝紀施于有政大都封公不殺
之教也夫翁第能活物而霜鐔移以活民公仁行于
一家而霜鐔行之乎一邑霜鐔自茲以往位益通顯
所以濟民利生者當益廣由茲觀之金氏之福蓋未
艾也余舅矣山先生及其君某君霜鐔君父母之偕

壽而膺封也。索不佞語為賀。舅氏有命不佞何敢稱不文。遂推金翁兩由。致福者以復。

嘉祥縣志序

蓋文學政事之途久矣。雖以洙泗之鄉。素王之門。各有偏至。不能善擅。無論政事。即文學一途。復分兩岐。有紀事之文。有譚理之文。左氏傳聖經主事。曾氏傳聖經主理。彼二君子。豈務各開戶牖。無忘理事。大有途庭。勢不得互顯于一書耶。雖然。今曾氏奮筆而傳春秋。我知其無難辦。而以一貫之秘竅。區心誠意。

之奧指授簡左氏責其傳燁將無歛指謝未遑乎我
舅氏惟學先生當束駮時則撫觚談文章咄咄驚人
棄脂遺馥薰潤後進後進藉以成名者甚衆不肖其
一也庚辰不肖從舅氏計偕始集儀部門門外書院
列肆爭售舅氏獨取大儒語錄及一二世典歸不肖
傍觀匿笑此何異殺月販絮既落第偕歸宿旅舍舅
忽向我嘆榮名之浮虛身命之脆促不肖蹶然起喚
奈何名虛身脆我何歸乎舅亟取前兩市書示我若
無憂第諦觀此七尺百年不能限也不佞廿載醜筌

知瓶甌外別有天地。自茲日始鑄磨至今十又七年。始從震中聳身而出。見日月光其鈍也如此。而舅氏則汗契曾氏之唯久矣。嘉祥固曾氏父母邦也。舅氏用曾氏學治曾氏鄉。期年而大治。訟庭寂然。下簾焚香。赫蹄滿案。挺筆疾書。吏胥旁睨。不知其所為。匝月。聚函書爛然成帙。則邑志也。不佞始得展讀。心開目朗。已讀儒林傳。益鈔讀。至論曾學處。愈驚嘆不已。何也。天壤之間。惟有此一種學問。而春秋以來。亦惟有此一綫學脈也。生乎千古之後。邈論千古至微之脈。

心眼稍有凝滯。豈敢輕置一字。而舅氏極論。幾誅不
過千言。似數家藏。無事卜度。即兩賢精神。生動此義。
深眇。何論邑。無蹤披尋。左氏少此微言也。蓋我舅氏
得心宗于曾氏。故鳴琴而治。曾氏之鄉。操觚而辨。曾
氏之學。無非此物。安見文學之異。政事紀事之異。談
學乎。昔百狩獲麟。寔惟此地。故邑名嘉祥。昭其瑞也。
今此地有此奇書。留天地間。斯真聖世之瑞麟。何
足言。不肖宗道備史局員。無案牘簿書之勞。所職僅
史事耳。今與修正史。才短思澁。操筆仰屋。不知兩

為勇氏子堆案中。小用史法于邑乘而關係重鉅如
此。使我讀之。媿汗及踵矣。

北遊稿小序

或曰丘長孺游閒公子也。或曰長孺非游閒公子。其
胸中磊塊甚。姑托游閒以耗磨之。余謂前論得丘肉
後論得丘骨矣。尚未及彼焦腑也。蓋此人焦腑包絡
甚密。非飲上池水不可見。不可見則長孺止一游閒
公子。何磊塊之有。若余則見長孺之骨矣。又見長孺
之焦腑。又見長孺之真。于長孺焦腑之外。夫長孺焦

腑之外度長孺且不自知而其交游又安從知之以
長孺所不自知及交游無所從知者而余獨悉知之
而深言之則聞者不以為妄必以為誇不如姑論其
詩其詩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亦非唐初盛中晚
人詩而丘長孺氏之詩也非丘長孺之詩丘長孺也
雖然以此論長孺詩以此詩論長孺俱在焦腑之內
猶長孺所能自知者蓋詩固不盡長孺長孺所能自
知亦不盡長孺也今日晨起擲罷長孺北遊稿寄至
余讀一過為寫此發行硯凍人懶不知便可稱北遊

稿序否又不知便可當復丘長孺否縱欲作書亦不
過何時更北遊五字而已萬曆丙申冬日

此書原係信意信手寫出祇欠齊整而淋正字

却謄得如此齊齊整整遂不成模樣矣家三弟在家
讀書作文學作忠厚人必快事也說不作書又作此
幾於可笑可笑宗道頓首

白蘇齋顛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叅校

誌狀祭文類

金太宜人墓銘

不佞夏遇舍人張可宗于真定驛舍把驛相勞苦余謂可宗曰聞足下在選列矣胡歸可宗瞿然起曰而不聞余堂上有白髮人耶語未既輒解纜欲行余視其僕馬有勞色慰之曰溽暑中不虞病乎即歸何亟

也可宗曰吾母日夜倚閭以睇游子吾夢時時遠錦江也而暇病之虞不佞竊嘆孝哉為親忘榮兼忘勞矣乃別去纔數月而可宗以書來曰我母長逝矣孤不雜疾驅不顧少兒暍死者徒欲一及拜庭闈而今如是矣天乎悲哉則惟子憐而為吾母銘夫太宜人子不佞猶子也何敢不銘太宜人姓金氏刺史懷麓公之配而僉憲正道舍人正學庠生正論母也其先從上海徙綿三世而有叅政公爵爵生大司馬獻獻生太史臯太史則太宜人父也當太常公與太史同

館時業相約為姻矣及太常公歿乃通好歸焉而是
時家計蕭疎甚攻苦淡事姑以孝聞而庶峰公用是
得畢終生業列名賢書乙丑謁選倅承天太宜人從
臺使者才公以公轉輸秣陵倉曹亟稱公功而無何
江陵沙洋決公日宿畚鍤間長堤巍然迄今郡人饗
其利其所以一意專智一切治辦無刺刺顧婢子問
食指之憂以能有華問秋毫皆太宜人力也未幾兩
子並舉于鄉明年伯子登進士而庶峰公去擢刺普
安太宜人曰策名報主幸有兩兒公髮種種且休

矣。庶峰公喜曰：是吾志也。遂拂衣歸。迨庶峰公沒而
宜人用伯子大湮滿考封翟寇象服子孫羅拜里姻
豔焉。而太宜人頤感感不自安也。泣語子曰：身乃何
幸。揚帔曳裾然。汝父何在也。諸子皆泣。伯子兵憲閩
越。太宜人皆就養。無何歸。而聞兵憲訃。慟甚。傷目。然
猶不廢和熊之訓。可宗竟以丙戌登進士。官中書舍
人。太宜人教也。明年可宗使秦歸省。太宜人益健
飯。任可宗早還。朝可宗不敢違。竟以心動。請告
歸。歸至淇。而太宜人訃至矣。太宜人恭能仰侍。敏能

內襄慈用下撫鄉國之中推為女士雖家世累貴而
自奉甚薄生平無艷服諸孫有小過輒加訶責至聞
族人鄰媪窶不能活者不難寒突以濟也晚年得淨
土書讀之遂皈心蓮域禮頌不輟一夕忽戒諸孫曰
爾殊父致身離親也夫復何恨爾輩好讀祖父書
余即死瞑目矣言訖呼侍女焚香端坐而逝數日後
一孫夢太宜人語曰適從西方路來異哉豈其生安
養邪嗟嗟夫世之日對嚴相耳聞法語者豈少也而
太宜人一聞之下渴愛流而竭情塵淨域往生知非

夢語斯所謂捐區中之常緣遊物外之曠觀者矣銘
曰裂織示訓婦德未稱捐金流譽母儀斯聞太宜人
不雨有令名耶晚修白業安渡迷津蓋馮夫人之倫
也淵範洵啟智軌長凭色身斯藏神理匪沉嗟嗟乎
太宜人

孝廬張廬源墓誌銘

先生諱雋字仲士號廬源故少保淨峰公之仲子也
先生生廬之官邸故自號廬源少穎甚喜讀書日程
數千言少保公常憐而節之不得少保公嘗夢登臺

後有尾者媿甚喜曰後世其有繼予武者其在仲氏
乎所之官與偕奧博已如宿學隨叩即應少保望重
游廣訊答四至先生代發其函侍史腕脫少保喜曰
是兒候我少保卒于軍先生毀甚痛念家聲隆重惟
薪之不克荷是懼恐哀下惟矢志益篤家故藏書擬
于嗣謚又少保軍中校錄萬卷復自四方購求奇文
異典一時並集先生敏于應世泚專于高鳳以故前
代故事今朝典章畫地成圖指諸掌上瀉發為文泉
深波湧河海滂湃不同溪澗細流嗟乎今世富貴家

兒席其世業梯錦木偶不知書是何物平時高履華
軒解衣怒蹄非不美好及至語事張口對策倩人如
坐雲霧有識含羞之推兩嘆千古丘貉如先生身為
貴介恬若寒素精勤之苦窶人不受幸以成立無墮
家聲可為賢矣且先生少從少保其于用世深謀應
率秘計見之談策之審亦欲有所建樹非直為銘槩
女人已也乙卯補諸生率酉用少保平定黑苗功任
子入太學祭酒陳文端公覽而奇其文試輒首遂舉
順天童試為林文恪公文恪素知少保又奇先生才

大喜曰是足為貴介子吐氣也是時先生高才奇氣唾取一第而久之不第則益發憤下帷長吉心嘔子雲腸見陰陽間之羸疾復作值季弟墮悼念人琴神慘意傷漸至骨立遂以不祿嗟乎使天假先生以年即時不我與未慳勦油素志將相羅襪聞有兩論著何公子之書未成而子淵之命隨墮天乎棟後人而收之可傷也先生性篤孝出自母莊而事嫡母吳如生奉兄姊撫弱弟情意肫至性故儉素脫粟袴布不厭慷慨好施貸屢焚券居鄉不通州縣一字為人

半稜嚴整而中懷樂易且夫高才者行或不飭而先生又長者不惟無貴介氣且無文人氣故可貴也余聞淨峰公風節矯矯為人嚴取舍修行誼先生蓋家學云先生沒時年纔三十二配洪孺人為洪侍御庭桂女子一即禮卿為予乙未分校禮闈所得士讀其文淵博深至信乎有源兩謂是父是子然先生不能身自得之而僅得之子不可知之孤天乎可嘆也禮卿將以某月某日奉先生大事持狀來請余誌之余素知禮卿焉敢辭乃為銘銘曰祖及孫貴且賢公居

中獨無年人畧缺天忌全畜中間豐後前生有涯知
則延百千禩傳孝廉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墓誌銘

余七八齡時讀書村塾每聞里叟與塾師閑談及司
進士時傅野公初成進士甫踰二十妙齡高第故里
閑爭艷談之丁亥公出山補驗封郎而余是時為庶
吉士始得見公脩幹長髯溫然長者今纔十餘年而
其子太學君校持狀來索銘嗟夫余少聞公名壯觀
公面日月幾何已為陳迹年光石火良可嘆也狀公

者為里人莊得全太史其言無虛美遂損益其語志
之公姓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後復其
本姓改諱汝濟字澤民傳野其別號也世為山東汝
上人自五世祖浩禮賈開河里浩禮生勝勝生珊珊
生林林生公為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
泉公鏜部運開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尚
無子而公甫四歲無母遂請于公父攜歸子之公以
是為吾郡人公丰神美秀性甚慧穎年十一輒工經
藝十七補郡諸生丁邠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年纔二

十有一耳而涉世通練同于黃髮臨川故號衝疲公
筮仕此地游刃恢然侔浚儀之神明等雍丘之禮讓
提獎袷裾摩撫饑窶羨畝盡闢蠹蕘一清屬賦法狷
新四境疑駭不數月間人情帖然莫敢譁者遂首薦
刻庚午 覲畢還里遭羅孺人憂公時已膺內召矣
迨服闋齡尚未滿三旬其治行卓犖雅稱瓊閣霜臺
之選而年不及格部議將以銓郎優之于時執政者
為江陵張公托言避同里孀尼焉僅授兵部武選主
事太司馬譚公深才公特做刑曹例設本科以公總

閱四司章疏無何楚缺銓郎諱公力薦公于冢宰執政持前說甚堅公仍守兵署因乞差還里未幾遂調考功公雖杜足權貴之門絕意華要之地而河通雅望題才所急藻鏡之寄安所避之已邇調女選未決旬公再以月泉公憂去至午補稽勳員外癸未晉翰封郎中甲申春予告休沐丁亥復補驗封尋進考功戊子調女選郎中掌選事公才既警敏性復祗慎疏忠拔滯汰冗懲貪苞苴之逕遠絕請謁之罅不啓又能察器鑿品隨方度地大小遠近銓叙惟宜除目一

下選人權然相賀己丑晉太常少卿尋進右通政庚寅晉光祿卿公條陳積弊十餘事俱荷 俞旨六月晉太常卿疏請 冊立東宮者再辛卯六月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于時閩海息警久矣而公初至倭報驟傳公于是增舟師練士卒備戎械簡將才又稽寺租清商稅裁軍門供應及一切餉遺無名之費諸所節畚盡充兵儲以是賦無少增而兵餉用饒兵曹題 乞抽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海航天津相距萬里有如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

填鯨穴而以將士之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
值匠作徃便䟽入獲允閩中將士如獲更生公自念
食祿多年值此疆場多故之時正人臣殫慮竭蹶圖
報日也方將散舒大竟其用而言者且急持之矣遂
力辨求去得 旨回籍聽用公笑曰吾于江陵公踪
跡始末甚明言者豈惟不能誣我且功德我我日者
拮据兵事食不下咽今翩翩歸矣吾萬竹山房蒼翠
騰嶺高者梢雲下者拂牖寒濤清耳濃蔭覆席得老
是中豈不萬倍中承樂乎聞者皆稱公達公既歸里

杜門息交適意林水寄興毫素以薜蘿為裋席指鷗
鷺為友朋升沉若樂視如昨夢矣藉令假之年當極
雲林之樂而罹疾未幾倏焉長逝傷哉傷哉易箴之
日公絕無他語惟取筆書十許言有開府非早五十
非夭之句可謂達生觀幻倏然去來者矣公長郢中
受月泉養育恩深雖痛念汶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
顯得微 恩封月泉公為主事贈母羅為宜人益務
色養及月泉公歿公再入為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
天吾幸獲孝養育我者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

使我至此極哉仆地長跽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
河僅得一琳氏宗魯把臂款飲為留匝月起己丑遷
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纊之際猶娓娓以劬
勞未報為言公大怖臨身不忌孺慕有足悲者公生
平守道直躬中外洞然無町畦居閒以圖史自娛其
道古今得失若觀掌紋對客揮麈聽者忘倦所遺有
天官郎草鎮閣疏抄北遊等稿袁宗道曰公為太常
時常與同里一禪衲談衲一日過予曰張君甚重君
林君氣韻清遠言必名理無一語及塵事余媿不敢

當又憶同郡公會公謂予曰今日之集聊當法會煩
君說法開我蓬心媿余當時酬答踈莽不能秋毫有
所助數而公飯向般若訊及少者懇至若斯可謂賢
矣無何公建旄八閩余亦歸卧田間雙魚絕斷不知
公學問究竟何若然聞其歸里之日無少休余似非
知道者不能于公不惟同里兼有道契銘曷可已銘
曰公生于汝長于荆宦起于臨終于閩其外警敏其
衷真醇生應華要沒享榮名鬱鬱長阜水清竹幽昔
所釣遊公臯來休樂哉茲立

明吏部尚書汪公墓誌銘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中太宰汪公即世公之孫官生
孟吉以陳君博士為狀來乞志銘夫太宰公者即宗
道燥髮時所稔聞少泉先生者也宗道即不斐願託
筆札徵嚮往焉按狀公諱宗伊字子衡別號少泉先
世居婺源六世祖清甫徙崇陽三傳生贈資政公藻
藻生四子長通政使宗元次尚寶卿宗凱次孝廉宗
召又次為公公少出繼其叔中丞公嗣中丞守福郡
也則攜公與俱時甫十三齡耳而操觚為文奇甚中

丞公才之後歸就試舉省試第一人戊戌成進士乞
歸養庚子謁選令浮梁浮梁民患苦水水卒至若螻
集杯土得不溺死為幸然飢甚矣遂起為盜吏急捕
將傳法公泫然曰傷哉盜死法也吾民至冒死法以
冀緩旦夕之死也傷哉恣縱勿問而獨條禁常例等
五事奏記當路已復分里甲定徭役當路令榜之縣
廨為繫令自是浮梁不苦橫征率大饒即嚮之所縱
更為嘉師矣會報窳將內召而奔中丞公訃歸服闋
擢文選主事避兄太僕改武選應負外郎郎中時亦

宜父子擅權為國巨蠹同部焦山楊公抗疏數其姦
被逮公不勝憤懣恩拔去而焦山疏內稱亦宜孫
鵠冒軍功同舍郎有邀公為亦宜飾者公正色曰嗟
呼焦山乃真丈夫不怖萬死拔如山之姦我輩亦復
具鬚眉稱男子柰何更為姦用且鵠乳臭子冒軍功
曾不可欺三尺嬰孺我寧死不能為若飾也卒執論
不屈而亦宜父子對公次骨矣遂謀罷公公罷而喜
甚曰是吾志也即日挾蒼頭歸朝夕奉觴壽太夫人
暇則據梧繕書凡家居十七年而神王色潤無兩佞

際蓋至 莊皇三年始起拜南京銓部郎時公隱約
久海內望若威鳳得爭先覩為快而公名感 上恩
意氣叢舒思所繇報塞者故自南銓徙卿尚寶及太
常光祿悉舉其職尋晉應天府尹兩轄縣八賦後位
昂滑胥手窶反倍富者公悉釐而籍記之來者不能
以意挹損南中民存賴焉爭肖像祀公已晉大理寺
卿兩理失入甚多迨今稱廷尉寬平不苛者率首公
已佐戶部未幾晉南京右都御史自簡騁從裁煩費
倡庶僚兩上封事無慮數十大都石畫中樞宜當

上意 上傾注公甚晉公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倉場
利孔也而主者率遠廬其官而脂澤其家乃樊竇百
出如竄穴矣公咄嗟間爬搔殆盡即胥隸無所庸姦
居無何上疏乞骸骨 上溫諭止之凡三疏辭益懇
上留彌堅公感泣起益竭力任事歷三年侍 經筵
侍耕藉屨 賜白金文綺庚辰改公南銓公中道屢
疏臣不幸有狗馬勞 陛下幸哀憐放臣還首丘死
且不朽上天子重違雅志予輒歸調攝而公自堅卧
山中不問外事矣獨時時手一帙晤伊著經書義疏

訓其孫若任居嘗下捷兀坐不以赫蹄入公府然于
旄及門公亦媿媿指陳邑利病甚悉自奉幾類寒士
有問者輒曰有旨哉惟儉助廉一語吾終身所墨守
也歸休八載兩臺屢疏薦公天不憇遺公逝矣公生
其率其云云史宗道曰予觀世抗直士多矣顧多負
氣乏長者譽云當公侮權相時人共指曰此強項郎
不可近然 莊皇朝大臣稱寬平不苛輒首公者何
也夫公則何可涯涘耶且也中世仕者整整畏途誰
虞漏盡公里居之年半乎立朝未衰乞身以令名終

馬鴻飛冥冥不罹于羅公之謂哉博士又取為余言
公山中多所論著為詩清遠有靖節香山之致夫公
修太上亦不遺立言之業夫公則何可涯涘耶是宜
銘銘曰鬱鬱江漢孕茲喆人聲足暢實質有其女筮
仕巖邑清明浚洞烏窮而攫公則鸞鳳容城危言命
薄朝露誰能不波公則砥柱拂裒歸田標持峻峻士
林仰止公則秦衡遭時彈冠鏗鉤建監流潤九旋公
則霖雨乃賦遂初歸櫝其光堅貞無瑕公則琳琅崇
羊殿世乘彼卿雲矣猶帝鄉公則列星玄宮楚楚羊

山之陽僊蛻永歲奕世其昌

衡陽鄒先生墓誌銘

萬曆己丑仲春鄒伯子以書抵不佞曰天乎先君子不幸卽世矣敢以先君子不朽之計累足下不佞聯姻伯子休戚共之手伯子書未既而簌簌泣數行下也卽安能以不斐辭先生為宋侍郎志完之裔中葉避地來公安至祖戶部尚書莊簡公始盛莊簡公子雲岑公生先生莊簡公懸車而亟含飴之樂也居常露禱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當封吾清平之後全活

信是庶幾徵福于天獲喆孫乎而未幾生先生懸弧
寶浴佛日莊簡公因憶寶誌所謂石麒麟者小字曰
麟先生生平口不談禪悅而慈悲靜攝有合乎瞿曇
氏之旨豈其宿根也耶先生少為文琅琅驚流輩學
使者才先生亟廩上庠廩上庠久獨行好修擇地而
蹈諸博士共推為良師不敢稱鴈行先生事封公謹
甚每封公從外歸雖丙夜必伺於門手啓鍵迎封公
曰兒在斯兒在斯已隨封公入拱立戶外奉教至累
數十刻無論寒暑不少移倚先生性雖輕貲財然無

所妄費謹儲焉以伺封公之訕也而出之封公以食
指漸夥勢難聚處命就石浦舍晨昏定省風雨不輟
聞給授貲產即泣然有異時之感庚辰公以封公滿
七袞攜季子之沙市市衣物為壽舟返舵薄沙而覆
溺者十六七危矣先生端坐俟命會有掠者斧舟底
以出父子僕從俱無恙人咸嘆異為之語曰誰謂天
不仁曷視鄒公履死而生昆季性行不一隨所宜規
誨之嘗曰古人耻獨為君子况骨肉間耶降顏色相
款洽以微詞誘掖之鄙東西有兩小墅暇日咏嘯其

間環墅之民薰德善良者甚夥東墅地宜菽畝收租甚薄曰吾姑留餘以遺後人耳訓諸子以行誼為先不佞甚習伯子竊服其雄女藻而廩廩德讓不作詞人仰天眼大都先生之教云某日將會莖葉子宿于山莊方以二絕簡李某附和張東海九日喜兩韻并夜坐述懷二律已乃正席手一編倏然而逝人疑先生坐脫云不佞居去先生僅數武先生以伯子故而忘年交不佞不佞每語人先生非今代人也藉令起制科立朝必有所就夫縣官彌天設網豈不祈得賢

乎而至今鄒先生老孺下此英雄兩為短氣于賢科也雖然孝友兄弟是亦為政厥有明訓矣為德于家作憲里閭嗟先生又何嘗不罄其用也生卒云云是宜銘銘曰為公宜期頤而胡促齡為公宜軒冕胡竟老青衿為公含貞葆慈神理無盡為公黜羨遺華以不辱為榮為山翼然松栢騰峻子惟公與夫人永稷厥貞為

贈太湖知縣王公墓誌銘

公名照字廷明廣濟人也少為學後棄而畊畊暇益

唔咿不輟尤喜讀周易子史及當代掌故律曆垂老
猶據梧手抄諸書盈簾每中夏跣足坐楓林手一帙
縱觀遇會意輒起舞望見者詫曰夫夫豈其醉耶而
困廩之羨益市古經籍兼助弟楮墨費居恒語弟曰
一丘一壑之樂兄已寓之弟不得復爾其勉為名儒
哉弟率為邑青衿駟奕鴈行云公潛居久意不自得
一日謂所知曰丈夫有足不徧五嶽而效薦婦子于
巽突下勿論子平少女沾沾笑人即桑弧謂何遂至
燕市方謀登太行躡嵩華而適避危疾夢神人者美

髯縵袍前呼公若後當有顯者若遠游奚為其速歸
公覺而驚嘆此殆漢壽亭侯教我 也吾不復遠游矣
遂丞治裝歸公歸而好施予益甚族姻多侯以舉火
先塋悉碑而置田令子孫輪戶修伏腊偶先世有鬻
產于隣者併丘墓失之歲久翁仲沒艸莽不可辨公
一日過其地心動難艸而視殘碑果先隴也人以為
誠孝感云公誨諸子甚嚴一日撫二子背吾先世清
白吏所遺汝輩者惟忠與孝汝慎勿忘先人哉已又
曰神言固不誣汝兩人當有成願吾不及觀矣是時

公尚健飯而為此言家人頗異之未幾溘然游異哉
得年僅六十有四云公性沉重寡言笑脩軀通辟面
若凝墨目精炯炯吐聲若鐘里人望而畏至避匿去
有為不法者密相誡曰慎勿為黑面公所知其見憚
里中如此公次子大謨令太湖今為比部郎與予同
舉于鄉史宗道曰不佞觀公博極羣籍蓋居然儒者
也而竟白首田間或者憾公身有乎儒之實而不著
儒之效夫有其實矣即不著其效可也雖然比部之
哀然舉次第躋通顯以致天子恩綸賁于松楸者

誰力也庸可謂非儒效乎不佞聞公居里閭里中橫
者悉咋指避去而窶人依之若嬰兒之需乳乃比部
治太湖吏畏民懷何其肖公也夫公小用之一家而
比部君天用于一邑比部君之效公之效也則謂公
盡著儒者之效可矣銘曰謂公不矜紳兮而竹素之
業遽于申轅謂公不期頤兮而無涯之知永于彭錢
留餘于後錫羨于天以為不信視厥象賢鬱鬱新阡
臨臨七原于斯歸全于斯萬年